



傳

文中子傳

唐杜淹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  
 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  
 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  
 辟不就九代祖寓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  
 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陞玄則以儒  
 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  
 國子博士寃道德考經籍江左號王先生先生生江  
 州府君煥煥生亂亂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  
 日晉陽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日同州府君彥生濟州  
 刺史一日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  
 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  
 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承詔著興衰要論  
 七篇每奏帝稱善為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  
 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



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地二化爲  
天一上德而居下位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  
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  
君嘆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六  
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  
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  
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子蓋憂皇綱  
不振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  
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學於四方不解衣者  
六歲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  
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  
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  
指掌矣帝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  
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  
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  
之基時異勢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  
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  
業元年復徵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

祁永嘉之亂蓋遷焉高祖穆公有大功於生人天子  
錫之也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壟於茲四代矣茲土也  
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  
有敝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  
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  
而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  
焉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  
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  
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終門弟子數百人會  
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  
也請謚曰文中子綵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  
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  
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  
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卷  
讚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  
藏其書於篋笥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以  
書授於其弟疑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後  
劉禹錫爲墓碑云



陳孜傳

失名

陳孜字勉學浮山人少孤育於繼母范氏中成化乙酉鄉試第四名壬辰第進士登吳寬榜初授浙江慈谿知縣興學校以育賢才敦孝弟以厚風化民有濱海田歲久湮沒徵稅如故奏請除之百姓稱快大新邑學重立董孝子祠又於縣治前創建書院一所選令俊秀楊子器姚謨等二十餘人讀書其中俾各儒錢源教之暇則親為講解後多登第為名臣戊戌擢貴州道監察御史將行老幼悲泣送者不啻以萬計至驄馬橋擁輿令不能即去脫其履懸之邑門及巡鹽兩淮商人多勢要一以公平正大處之無敢犯其令者巡茶陝右用法嚴明私販屏跡時吏部尚書尹旻子編修龍所為多不法抗章論之悉罷黜巡按山東舉賢能糾貪墨貞度肅僚大振風紀弘治初首陳十四事朝廷咸採而行之已酉陞湖廣按察司副使錄囚湖南北多所平反施州苗白嘴鼻負固恃強奪宣慰之印十餘年官不能取時天官馬文升為司馬

檄令孜提兵討之孜聞命甚喜妻病劇不治束裝即行及至詢諸父老得山川之形勢乃選漢土軍二萬親為節度令四川之兵塞其南荊州之兵捍其西施州之兵扼其東自以精甲當其北苗所居之地名銀山嶺前憑大江後倚峭壁自來官兵從未至其地孜令諸軍薄暮蓐食銜枚疾趨昧爽直抵其巢賊不意我兵猝至皆驚擾四奔孜傳令曰吾所誅者白嘴鼻一人耳無預若事諸苗聞之悉解甲投戈而降擒渠惡五十人餘置不問收其所奪印五顆捷報欽賜赤織金紵絲衣二襲鈔一千錠馬公文升覆奏曰陳孜不避艱險躬抵賊穴平負固之苗獲久失之印竭忠為國奮不顧身若以尋常之賞酬功恐後勤事者解體於是繼加以四鈔亦倍焉且勅吏部進階值其繼母范氏卒即解任歸服闋再任湖廣副使弘治己未進雲南按察使執法如山風行六詔巡撫都御使陳金巡按謝朝宣連章薦其才大可用疏竟留中壬戌當朝覲黔國公沐崑驪鑿金三百兩弗受沐公贈詩曰明如霽月懸銀漢清似寒冰湛玉壺癸亥進陝西



布政使辭不行朝廷令山西撫臣催促赴任陝西撫臣移文敦請不得已於甲子暮春始至任未幾進貴州左布政使及致仕鄉居朝廷命有司待以優禮歲時存問嘗以天下宗枝日繁而國家財用有限恐十年之後民不能支欲加裁損庶民困少蘇又以宦官鎮守各省日糜廩餼而百端擾人無益於事宜悉革去疏上朝廷不能用平生簡靜寡言笑對妻子如賓客疾惡甚嚴不干權要居官三十餘年著羔羊素絲之節曾祖敬祖俊俱隱德弗耀父福贈文林郎監察御史五子大經等皆為縣尹見與桑維翰等並祀鄉祠

陶恭介公傳

明夏言

陶琰字廷信號逸菴父銓陝右副憲生五子公最少初務舉子業功甚純治蔡傳尚書成化辛卯鄉薦第一辛丑登進士廷試次甲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歷事四朝受知列聖中讐

逆瑾旋觸禍機喜怒不形於進退清苦無間於初終建業立功完名全節兩歸田里皆由自陳八轉京堂未經彈劾論薦計六十餘疏歷官踰四十二年奉身無長物適口無兼味自常祿外一介不取往來行李惟三竹筒時人呼為陶三扛既歸休建別墅於城西汾水之陽鑿池種蓮開徑植菊每風日晴和輒命童子携筆床茶竈引肩輿造之徘徊其間或據榻吟哦或寄情翰墨鄉人望之若仙為詩文渾厚雅正不事雕琢自成一家所著歸田稿菊莊錄若干卷藏于家嘉靖壬辰卒享年八十四賜祭九壇論工部給棺木遣進士嚴寬董工治塚贈少保謚恭介後復建祠崇祀三子滋治沐俱著名于時

王復元傳

明王邵

王臣直初名聯科字聖隣別號復元父之屏壺關教諭公生而夙慧少有遠志讀書籠鷄卧榻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試屢壓其曹偶萬曆庚子領鄉薦乃大肆力於文



章兵農禮樂九流百家之書無不涉獵才各由是日起徵文者絡繹於門敏捷如枚臯有求輒倚馬以待太史倪元璐覽其古文辭致書云宏深奧衍異日當左提關西右携漳浦其推譽如此尤喜譚制舉義問字者履蒲戶外諸弟暨諸子姓籍膠庠者二十八人廩五人鄉薦二人皆公督課力也志期博一第大其展布乃屢困公車五列乙榜戊辰以母命謁選授泗州守日聽獄數十條曲直罔不稱情舊例庶人在官者其祿半以媚上而剥民償之公却不受陵工求大木須數月往返公秘召木商先以民筏充官用後以官筏補之越八日積木如山治泗四月遭母喪諸臺使雅重其才堅議會題奪情公泣血固辭輿櫬而歸既襄大事無復宦情闕最古園日徜徉其間庚午流寇渡河離臺陳廷謨憲副焦源溥造廬請練鄉兵咨議城守公躬率義勇冒矢石禦寇鼓堆光馬黃花峪諸處絳之四知得以無恐大中丞宋統殷秘書軍務公條列勦撫機宜悉中肯綮宋公兩薦於朝俞旨獎勵念村居難以收保同從兄別駕聯芳各輸金數百

城之山麓之遭焚劫者耕無寧耒死屍相枕公同靈丘管理朱彝鐔募金六百賑之而掩其齒骼既免喪不改高卧志郡孝廉韓兩公霖投詩勸駕有每讎晉史懷王猛未許明時卧謝安之句公感知已言再謁選得開州開繁劇如泗且為盜藪椎埋之好無虛日公至則懸書數百言開其自新之路尋建議修城摠括九百金不擾里甲行保甲法城鄉各有長教以形名步伐有事以旗致之椎牛而饗銀牌花幣以旌其忠勇大盜陳樊諸人憚公嚴明出亡境外練兵紫岸鎮數客戎服携三艷婦佇觀馬公睨視之曰盜也訊之不服設計問三婦果被虜者遂誅數客移文招三婦父兄領之且還其千金裝遠近莫不頌公仁明西山寇掠濬滑距開九十里公率兵數千迎擊於清河堡或勸勿遠出公曰戰所以守城也不則寇薄城下矣兵憲盧象昇馳救濬滑執手相勞曰安得守令盡如開州者相持五閱月賊竟未敢東行長垣關令公往攝篆終以交際不媚失權貴歡為鈇部所抑遂解組歸抵家絕口不言宦途升沉但與王尊生曰善郝



天池承培辛復元全李肖溪承賜講明心性公精誦  
 二氏而惟以周孔為宗地方有關係事輒出為剖白  
 全活甚衆天性孝友以冢子當戶不蓄私囊與弟雖  
 析居每飯仍聚食如故自為諸生以迄宦游衫禪皆  
 布為之至賑饑恤困動割百金目不少瞬才具過人  
 所好輒工彈琴奕碁賦詩作字間冗靡間尤工書法  
 懷宗見之嘆賞因傳御札令草書數幅進呈撰述甚  
 富稿多散逸有德淵雜著及夜告亭詩刊板行世崇  
 禎八年卒享年五十九子大武庚午舉人有才名世  
 其家學

景處士傳

國朝杜篤祐

處士景姓名星字依庚安邑人少失怙繼母郭撫之  
 母嚴公委曲承順以孝稱安貧樂道潛心力學不以  
 貧困動其心性嗜左氏史記班固漢書尤精舉子業  
 從遊甚衆年三十始入泮時曲沃宰李公夢神人拊  
 其背曰汝子與安邑景星同年友也覺而異焉使使  
 察之得公於諸生間因延至署肄業嘗曰吾人當以

忠孝自期彼苟且名利養妻活子者烏足道哉李聞  
 之益重謂其子曰景生治世之棟梁亂世之砥柱也  
 爾曹其師事之丙子舉於鄉而李侯子亦售於其省  
 與夢中語相符云甲申闖逆犯都時其黨偽授公懷  
 來道防禦使公不應賊黨強委節公猶不應又數日  
 賊縣令祁呈瑞具車馬迫門公執義弗許賊強扶公  
 馬上公投下復扶公復投縣令怒曰新法不仕者斬  
 公大罵曰汝賊也欲使我為賊吾寧就戮賊衆齟齬  
 去觀者莫不稱嘆流涕公返謂妻子曰此余死時也  
 遂絕食七日囑其子曰我死當題我墓曰明處士景  
 星之墓外此不及一言言訖而逝時年五十二歲嗚  
 呼公之節義豈不爭光日月哉余與公同年友也相  
 距百里備悉其事遂援筆而為之傳

曹月川先生傳

國朝翟鳳翥

先生諱端字正夫號月川本姓楊曲沃閭村人五世  
 祖嗣以父命繼舅氏後因姓曹徙家垣曲葛伯寨曾



王父仲和公再徙永寧父敬祖公徙澠池窟陀里母  
邵夢修竹而生先生穎悟端莊二三歲坐必直身與  
群兒立必拱手不妄戲謔飲食知孝讓祭掃知恭敬  
儼然有成人度父異之名曰端五歲解河洛陰陽之  
畫究風雨雷電雲霓之故九歲就里師讀孝經曰不  
如是不成人子讀忠經曰不如是不成人臣父問忠  
孝二道乎曰孝以事親忠以事君孝也可為忠忠也  
卽為孝父又異之十五通四書五經博及群書弱冠  
補邑博弟子同邑陳公見之曰世有好學如是者乎  
以女妻之父為建勤苦齋先生晨夕讀書其中冬不  
爐夏不扇不飲酒不茹茶心無外慕手不停披坐下  
兩磚皆穿尤喜讀辯或編為其明正道闢邪說粹然  
一出於正也著性理文集力辯釋老之非勸其父勿  
賽神勸彭鄭二先輩勿赴水陸會詆巫覡之誣折府  
吏鬼神之事請邑大夫毀四野淫祠百餘所惟存夏  
禹雷公二廟為設里社壇諭鄉人祈報焉建文二年  
攝澠池儒學事部使者照刷文卷以前官違式下先  
生獄先生處之泰然未幾白一日家被盜同舍廉得

其人不問曰以二絹訟官其人行止敗矣倡明道學  
日事著述一言一行皆有規矩一動一靜盡合準繩  
接人溫和不較短長不言貨利一以誠心與之輯家  
規編夜行燭以啓其父作詩勸兄弟同居立誠示子  
孫安分建宗祠置祭田以祀先世建義祠以祀外族  
邑大夫表其里曰端士里永樂戊子鄉舉第二人已  
丑乙榜第一授霍州學正霍先乏人師李白雲攝教  
事先生至仍延同講席不冠帶不見諸生有問據理  
荅之務躬行實踐四方學者日益多霍初艱於科自  
是每鄉舉有人多至五六人霍人饑分俸濟貧生勸  
州太守發倉粟賑郡人賴之貧不能赴任者助之客  
死于道者瘞之門人母缺養者周之同僚歿母老子  
幼者資還之在霍九年母邵儒人卒于家訃聞明日  
遂行披髮跣足塊苦水飲途中見者感涕徒步抵家  
踊哭幾絕既而父敬祖公亦病卒殯塋一循家禮不  
用風水齋醮負土成丘廬墓三年有雀巢鬼雉異來  
學者卽於墓側受之制未闕霍人請闕上疏乞復任  
未報辛丑補蒲州其行已教人如霍生辰不受賀祝



修學宮廨舍不辟太歲不計生旺同僚友遊梓潼祠  
僚友禮甚恭先生曰何誦也曰斯文主曰梓潼主斯  
文孔子主何事嘗論配享曰曾點顏路伯魚父也坐  
兩廡顏淵曾參子思子也坐殿庭非禮也合於殿東  
另祠祀叔梁配黜路諸公斯為當理一生為其繼母  
訟先生論之曰閔損王祥皆善事繼母者繼母而不  
敬事視父為何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  
慢於人况繼母乎言訖淚下諸在側者皆泣其母子  
悔悟而歸諸生有欲作佛事葬其親者以道正之有  
欲從母進香解州關侯廟者以義責之霍人邢大使  
重修五嶽廟求先生文皆力闕止之太學生王鑑母  
病貧不能醫為延醫愈之門人卒者往弔必再拜曰  
師生有荅拜禮為主其喪葬以儒禮西安知府郭晟  
問政曰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  
公廉則吏不敢欺公則民不敢犯其公廉乎霍蒲學  
者服其教多毀淫祠佛像以從霍生高文質與同輩  
觀樂中途返曰何以見曹先生一樵者鬻薪於米中  
得金釵還其主或問辛苦得金何輕也曰曹夫子有

道人也倡教吾郡可不知化平洪熙改元任蒲四年  
考績吏部蒲霍二州人上章爭留霍先上遂復補霍  
朝廷由是知先生名三命典陝西鄉試秉鑑至公稱  
得人薛文清公與先生善先生築拙巢於霍庠文清  
為記而題以詩晉定王過霍延見之曰今幸識曹先  
生矣時先生疾王以已藥贈之先生謝以詩王和之  
臬憲張公曰我編賢人錄以先生首贈詩有心地光  
如日襟懷蕩若春之句各上憲不以屬禮待多使其  
子弟受學建頌書閣以貯上所頒書籍即令學者講  
習其中秦蜀齊魯燕趙之士從至數百人以文行科  
名顯者甚多在霍又九年於宣德甲寅六月卒于霍  
先是州大夫問疾曰大夫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諸生問疾曰賢輩尊所聞行所知已而語諸子曰我  
生平不喜佛老惡其害道也爾曹以我葬考妣之禮  
葬我我無恨矣與陳孺人合葬霍東郭外子琇璟廬  
于墓四方祭無虛日蒲坂謝琚為志銘洧川范守已  
為年譜澠池蒲霍皆有祠正統丙寅翰林黃諫捐資  
歸葬澠池正德中大司馬彭幸菴致書豫撫曰我朝



一代理學斷自月川先生始請從祀孔子廟庭陳建  
通紀日月川學行如此楊方正理學錄遺之豈微其  
為校官耶先生著四書詳說性理論存疑錄通書述  
解西銘述解太極圖述解孝經解儒家宗統譜夜行  
燭諸書自號伊洛後學薛瑄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  
定篤信好古距邪崇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  
子光輝日新

### 甯林垣先生傳

國朝王鍾靈

先生姓甯諱二翰字林垣世居聞喜之裴村生而穎  
異風期邁上諸聲色玩好之物一無所慕至對圖書  
禮器則若有夙悟者其先君子節亭先生奇愛之既  
長挾六經與義博極子史百家每試輒居高等其為  
文也雄視一世而粹然一出於正至談及當世太務  
先憂後樂慨然以經濟為已任歷癸卯丙子甲子中  
副車者三登甲子歲進士益下帷攻苦為窮理盡性  
之學孝事繼母問視溫清之節至老無情容友愛諸

昆弟推財讓產婚嫁不慕勢利所與姻者率多卑寒  
焉性樂施予內外親族待以舉火者多家歲大稔捐  
米為糜以食饑者或盜穀百餘石知其人置不問俶  
朱文公法為社倉以賑窮乏甲子廷試道經靈石趙  
某以城旦羈驛中病無以生鬻其妻先生慨為贖之  
葉公問義以文章與先生為貧賤交延之密雲道署  
沃人賄先生千金求免所控力卻之生平敬宗睦族  
修墳墓理族譜未嘗面斥人非而有過失者皆畏某  
知教授生徒問業常數百人賴以成名者指不勝屈  
年七十五卒于家自縉紳學士以及閭里田野之人  
皆哀之子世璉世璇俱成進士贈承德郎刑部雲南  
司主事崇祀鄉賢門人私謚曰文正

### 雙烈傳

國朝黃希聲

王開州臣直側室為常氏者二以年齒大小別稱之  
崇禎八年四月開州捐館二常即有以身殉焉之志  
緣家人防護不得間至六月十五夜竟雉經於室內  
比覺而救之則一縷二頸陷肉各寸許氣息奄奄大



常久乃甦而小常遂死年十九矣大爲常貴女小爲常進勝女州大夫旌表之

### 衛絳山先生傳

國朝張根樸

先生晉之曲沃人名麟禎字瑞明絳山其別號也髫年補弟子員讀書能識道理其所爲文不屑屑與時流競聲調取材經史根抵聖賢蒼古朴茂在先秦兩漢間魏晉以下不及也受知於袁袁山先生袁山先生者江右六君子之一也文章道德冠絕一時時督學山右毅然以興道廣教爲己任置三晉書院聚多士講學其中與選者皆知名士惟先生與汾陽曹古遺太原傅青主秉德不回以古道相期許值明季綱紀紊亂人心澆漓先生不肯逐流揚波砥行飭節介如也鍵戶修業博極羣書凡陰陽律曆禮樂兵刑一切經世之學靡不究心而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書尤專精焉嚴朱陸同異之辨闡陽明良知之譌格物窮理洞見原本隨其所得皆務設誠而致行之靜存動察日無虛晷甲申春闈逆犯闕辟地絳之遠家

莊五月聞京師陷毅皇繼煤山先生傷君國之淪亡痛哭流涕衣冠望北再拜而祭焉已丑之變先生與余俱僑居中董邛終日正襟危坐無情容無傲言周旋進及悉中法度閱數月如一日暨亂平奉母返里沃令周公慕其賢以師禮聘處義學執經問業者不下數十百輩先生家素貧有時饘粥不給當事者每欲爲之地先生終不受也學益邃弟子益進平水以南南爭下榻以延先生教澤所加如洪鈞之治鑄萬物莫不各得其性所近焉歲貢次及堅卻弗就有爲先生勸駕者先生正色言曰昔陶靖節晉亡不仕作桃源記以見志吾何忍以一明經背三百年踐土食毛之恩耶母夫人聞之曰汝能爲淵明吾雖黃蘗終身復何憾先生早喪父事母至孝卽流離播遷而問寢問膳必躬必親毫不敢苟母夫人棄世先生以貧故生養死葬力已竭而心不稱自是更名曰蒿字匪莪志罔極也袁袁山先生督師江南爲左藩誘陷械致燕都不屈而死先生感知已思爲文設位遙祭之先生著述甚富要皆本躬行心得之實無一語掇拾前



人墜餘惜未付剗流布尚少惟四書奮問孝子傳  
學者家絃而戶誦之癸酉十月以疾終於裴邨易簣  
前一日猶吟咏自如不以生死介意其亦達天知命  
之驗歟子廷亮學問淵博制行純謹蓋不愧乃父云

衛侍郎傳

國朝梁清標

公諱周循字卽孫一字斯盛世為曲沃縣人衛之先  
在宋有諱熙者居邑北有塚一區遂為始祖後族姓  
寔蕃傳至鸞舉明經鸞生卿卿生牟以明經官鞏昌  
府訓導牟生根陽亦以明經由訓導為義寧王府教  
授號清泉鄉里從受尚書人稱清泉先生清泉生臨  
山公嘉孚則公之父也臨山公客死江右公未十歲  
家徒壁立有豪者謂是兒孤弱詎能成立母許氏深  
痛之矢志撫孤篝燈紡績課讀絡緯聲與書聲相聞  
公漸長從表兄郝唐甫受業聰穎異常兒唐甫稱為  
偉器母亦曰吾固知兒之亢吾宗也人或目笑之無  
何公果以郡錄第一為諸生益自鏃礪每讀書聲淚  
迸發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出項水心先生之門

向之目笑者至是乃媿服起家金華府推官明敏仁  
恕多所平反理冤疏滯案無留牘豪強咸為斂手婺  
號理學文物之鄉公餘輒進郡中文士立社講藝一  
時人文愈益彬彬矣丙子鄉闈分校得人為盛余師  
餘姚邵時成先生出公門已卯應楚闈聘所收亦多  
知名士會紹興推官缺臺使者檄公往攝事發人擁  
署攀留以土塞門罷市二日不聽輿出因不果行遂  
膺特薦先是許孽構亂撫按委公監紀躬躬履行間  
深入賊穴事平褒叙壬午選授四川道監察御史知  
無不言前後疏數十上所論列多報可中間彈大察  
五人督撫五人風裁大著及遣巡關遍歷三協寧錦  
諸險隘糾劾大帥以及懦弁無所鯁避日再劾當軸  
者左遷西安府知事會

與朝定鼎訪求遺逸命公巡按畿南當鼎革初萑苻所在  
多有人心恒擾公以敦大安輯為務察民所疾苦櫛  
垢爬癢與之休息境內晏然時四方始定有司需人  
令長率期年輒遷去公以親民之官宜久任疏奏朝  
議禮之差滿掌河南道事旋升太理寺寺丞遷少卿



丁母憂歸里服除補原官

世祖章皇帝召見詢籍貫科分歷任衙門父母兄弟甚悉  
又扈從南苑閱武 賜宴即擢工部左侍郎尋調兵  
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逃人之令方嚴展轉株連公  
極言其弊下所司議公數邀 宸眷方駁駁嚮用會  
有逃人案堂司俱得罪公亦竟鐫秩去官遂移病歸  
構園亭於城隅蒔花種竹為終老計流連詩酒絕口  
不問戶外事無復當世之志矣公素康疆健飯間發  
痰症而好客愛士不輟杯酌順治十七年八月廿八  
日卒於家享年五十五家無長物里人罔不咨嗟出  
涕者蓋公生平端醇凝重而飲人以和坦易無城府  
不事生產服官數十年澹泊自甘歸田後葺舊屋居  
之守薄田數十畝戒殺禽魚澣衣糲食而已居恒肅  
衣冠正襟危坐臨池散帙而外無他嗜好著文集若  
千卷藏於家余於公有淵源之誼長公台揆寓書函  
狀屬為作傳余雖不文謹志其大畧庶國史有徵焉  
贊曰當公之按畿南也余方讀禮家居公每小暇輒  
過余笑談移晷亶亶不倦余屬公門下士顧畧分忘

年似以余為可言者距今幾四十年佩服不忘公直  
聲聞天下而接引後進如坐春風類若此其立朝居  
鄉剛不吐柔不茹可以想見矣公之弟文清公清節  
表著與余同官銓署以道義相切劇終始無間復如  
公之愛余太和元氣其在公家庭昆仲間也哉

明上蔡知縣許來弗傳

仇之遠

先生世晉之曲沃人字弘禎而號來弗所為明之上  
蔡知縣許永禧者也笑先生孝友篤摯而性倜儻多  
權略顧尚氣而使酒瓌岍閱奇望之凜凜然其在萬  
曆時為諸生天下無事邑人士習為豪羣恣黨附以  
辰宿自標謂其中不可無先生先生笑曰我自有事  
非而輩所知雖然以此一來而而輩有事得我不與  
焉足矣間授徒邑之南庄日與諸貴公子處杯酒談  
笑一言不合輒瞋目推案起踏其座具盡糜碎罵曰  
作奴乃以乃公為仰人鼻息者耶以予視爾輩如蟻  
螻諸公子長跽謝過乃解而先生亦竟去其氣決如



此戊午薦於鄉數上公車不第因謁銓得河南汝寧  
之上蔡時則明之丁戊間也後不五六年流賊亡明  
如潰矣而是時方蘊毒於河南雲擾波翻幾無蔡可  
治矣先生旣之蔡受代則空冊數帙先生曰受天子  
命來治蔡我不治蔡誰當治者卽以厥明行踏郊野  
則全殍之餘於食者殘骸之餘於兵者斷垣空井之  
餘於燹礫荒榛宿莽之餘於燠潦蝨虎者白草荒原  
天風颯颯然先生周視嘆息曰不是之治吾何以治  
蔡乎卽以其狀達諸司院道上書天子略曰上蔡汝  
陽重地其民國家休養二百餘年之民不幸而三載  
七災洊加十家八姓告絕疾痛不呼卽父母亦不知  
其子之病也自八年來流寇蹂躪而人畜淪胥官軍  
征勦而玉石不分處處焚燒在在屠戮重以旱魃肆  
虐泔水橫流蝗蝻藪生疫癘盛作斛米萬錢民以草  
子樹皮度日甚而父死子食夫亾婦餓食畢俱死間  
有存者鳩面鵠形其氣奄然嗟嗟何代無兵戈何地  
無蠹賊何歲無災沴從未有死寇死饑死於疵沴如  
蔡民之甚者也近雖奉有兵荒州縣准俟秋成催徵

明旨而殘蔡負耒無人力田無具無秋可俟無科可  
催臣竊思之與其逋而爲不了之局毋寧蠲而沛無  
涯之澤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撫此才遺酸骨寒心  
若猶以徵比爲事鞭朴日加不唯無益或且致損恐  
正供之獲無多而兵餉之費更甚臣固爲民寔以爲  
國也書奏天子動色爲蠲積逋條遼銀七萬七千四  
百奇於時賦繁征急而忽聞德音歸蔡者如鶩先生  
曰我有蔡可治矣復以所見兵火荒沴狀繪爲圖冊  
上上司籲賑上司多以錢以穀輸諸蔡爲賑費復疏  
奏其圖天子天子報聞焉而蔡人之甦也十九調停  
補救勸分償兌旣以濟嗇而兵餉亦取足焉以蔡所  
夙苦馬政協餉諸不便於民者力與上司相辯駁皆  
得請其所省雜徭以萬計蔡人忘亡土氛曠孽之在  
陳項確遂卽西商葉間者間來軼境先生團練義勇  
成一旅身親督厲設伏出奇擒其渠鄭桂丘二毛盛  
二張五平郭三海侯馭民葛花等斬之而以恩信開  
諭餘黨賊皆懾伏不窺蔡諸院道交章薦其才宜文  
武用天子嘉焉錫之誥勅以多乃積於是墾土興學



以次修舉入閭巷而聽之而絃誦之聲作焉先生家蔡人而蔡人父母先生蓋先生治蔡者六年而蔡以大治矣乃無何而曹闖復入汝當是時天下土崩勢成寇氛熾不可遏摧陷河雒震拉歸許不浹旬而陷名城者七十餘取州縣如探物然者是其去明亡也不二年乃以崇禎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破蔡而先生死先是賊逼汝司理官王世宗與諸令約死封疆先生許焉召畫史爲圖像題其上曰無能安鴻雁於桐野無能滅萑苻於著城生旣療官苟祿死何須畫影番形雖子孫痛報本之末由思世世血食之未免留世世不忠不孝之名題已衷之雨具以授子晉曰但持歸許來第自在也晉哀戀不肯去先生諭以大義呵遣之晉欷歔伏先生怒曳起之掖而摔之門外反手闔門入嗟乎賢者固不可測今以先生之死爲至矣而其自道正有臣事未能之戚然則一死不足爲先生難也今人謂先生爲忠臣先生在九原其以此舉自滿者也耶蔡有畸人曰秦鎬風孤門峻顧獨心儀先生知時事之不可爲而若人之將以身殉

之也訣之以書曰天厭中原降斯羣醜破名藩潰都邑未已也今日播虐宋墟肆荼穎水汝蔡一帶殆之殆矣致厯我明公隱憂戰旣不能守又未可日與邑父老子弟慟哭言別誓致此身以報君父賈大樹云桐棺已具摹像已成雪夜揮燈真不知其涕之何從也大義孤忠照天耀日事小定敢不礮片石記之如鎬貧家百口半處郎山半棲荒野身携二小孫寄此危城貴賤尊卑各持異議萬無生理垂老一軀不知填在何所聞幽恤孤亦望明公在念惟宗與鎬愛先生以德惟先生不媿死生之言迄今書贊襲藏家廟爲許氏弓王間一出篋其龍鸞日星之氣使見而讀者敬愛徬徨太息泣下至於慟哭噫吁嘻古之遺烈惇薄立懦興起百世之下其此志也其僕盛竟能全縣印歸官護先生櫬歸里余聞之蔡人張沐曰方賊之過汝也蔡唇齒地皆報壞先生治城隍實廩庾謹邏誓衆以孤城抗賊賊五來五不得志創巨患深語俾上人曰若善守明以大勢至盪此地爲血池矣賊去而蔡人大懼洵洵然或說先生以徒死一城生靈



無益者先生默然迨夜而蔡人空城出詰朝雞犬無  
留者一門生已出城行數里心念先生復隻身提槊  
入迨衙宇聞無人焉入至廨有皂隸伏門下其人則  
又先生所素賊惡者也阿門生曰爲誰曰來視而公  
皂隸手指之門生趨至堂皇則先生盛服瞑目坐案  
秉兩燭冥利劍其間門生拜起立說先生全身去先  
生不荅門生涕洟再拜起復理前說先生終不荅門  
生掩面慟哭曰棄先生去矣先生乃大聲曰去門生  
復取槊倉卒而出而賊已有至者矣先生則仗劍自  
裁血披襟而持劍坐如故賊戈擬之乃知其不生也  
相與咋舌戒毋犯或有拜者唉此先生詳確死狀也  
或曰先生蓋不死皂隸曰公之死我親見之而何以  
云生嗟乎先生之死與生彼皂隸者何知哉

### 少師衛文清公傳

葉方藹

公諱周祚字聞石姓衛氏山西之曲沃人也少爲諸  
生有聲明崇禎丙子舉本省鄉試第一登進士除永

平府推官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見時政亂棄官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求人材可大用者廷臣薦公卽家起

故官調吏部考功司郎中改文選擢太僕寺少卿累  
遷刑吏二部左右侍郎工部尙書公居官潔廉自刻

苦與人交煦煦可親近遇事可否屹然如山莫能奪  
主文選鍵戶深居謝絕請託有銜之者假他事蜚語

中之公不顧也在工部馭下嚴吏人不敢名一錢值  
三殿工起公細心經畫手勾稽出入省冗費數十萬

畿南歲荒奉

命賑濟公晝夜巡歷親自俵散全活人無算於是  
世祖以公爲果可大用數褒諭

賜鞍馬及

御筆山水圖寵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尙書數日  
遂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刑部尙書

世祖聰明天縱羣臣奉職如不及公以爲  
聖主在上臣下宜潔已首公奉行

上旨而已益侃侃自持爲百寮宰相三年加少師兼太子  
太師會



世祖上賓

今上冲齡踐阼大臣妨政公調停宮府鎮靜中外功為多素縝密國有大事未嘗告人即其子弟不與聞故莫得而紀也九年間一出署吏部篆一給假還里旋復位至

今上親總萬幾公喜曰

上神采符

先帝老臣屬疾可乞骸骨矣抗章求去固請始允命馳驛

上睦念舊臣月給奉如在官時歸三年

下詔徵入自輔公馳至京

陛見條上便宜數事悉嘉納先是公居家夙疾方瘳感

上非常恩強一起至是疾復作

上遣官省跡太醫治湯藥公日綸扉何地其可卧而治耶

復固請

上始慰留繼知不可強迺許歸寵數視前有加又踰年疾

遂篤口占遺疏授家人憐憐以

恩未報無一語及私事蓋自公去位而西南多事上下

肝食議者皆歎公獨先去而又悲其溘焉遽逝老謀石畫不得盡抒於時而大用之猶未竟也訃聞

上震悼

勅有司祭葬如禮易名文清公官四十年為相近二十年

貧無餘財官京師聽事前湫隘不能旋馬居鄉舊宅

一區僅蔽風雨瘠田數十畝每輸賦時邑令按册及

之未嘗不太息歿後啓其篋惟

賜幣數端而已天性孝友與兄侍郎公周循相篤愛侍郎

公先逝撫其孤台揆若子居常會食必呼與已子同

侍左右推已廢與台揆今官兵部員外郎云或問方

藹曰公起官即官躋卿貳名績多可紀及為相雍容

坐鎮議論措施不少槩見何歟方藹曰吁是何子說

之固也夫大臣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有嘉謀嘉猷

則入告吾后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吾后之德

斯大臣之用心也其可與効一官矢一職沾沾以功

名自喜者同日語耶且今天下何病哉在士大夫廉

耻日偷止知為一身計而未常少顧國家之恤非居

尊位者力矯其弊而毅然身為之倡吾未見其底也



公砥節奉公致身宰輔貲產不踰素士可不謂廉乎  
 遭逢  
 兩聖不啻魚水之契屬時無事數引疾避位獨以難進易  
 退之節風切天下其行已之耻又何如哉在易漸之  
 上九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夫上九居無位之  
 地其高行世猶仰之公為國元臣躬自刻修於上  
 庶幾人人見公所為感慕興起同志而易嚮風俗人  
 心其有瘳乎功孰大於是或無以應公已亥辛丑兩  
 主春官試方藹公所取也稔公最深屬公子台瑞請  
 既為公傳并書與或人語於後知我者其不以為阿  
 私所好也夫

郭烈婦荆氏傳

國朝衛既齊

烈婦荆氏者猗氏縣興教坊儒童郭琛妻也祖曰憲  
 副公世爵父曰邑增生文邵母陳為臨湘令陳公登  
 度女烈婦生三歲而祖卒六歲而父卒母孀無丈夫  
 子女二烈婦其長也字於郭未及笄而姑卒既適琛

值家中落烈婦勤搯作茹蔬糲不厭琛善病烈婦朝  
 夕侍湯藥經年無倦色琛疾少間產一子不育已而  
 琛病復作勢且不起顧謂烈婦曰汝年少無子終節  
 非易事也善自為計烈婦奮然曰吾家世詩禮母氏  
 情年守志豈容有再醮女乎即君不幸誓一死相從  
 地下耳遂歸訣其母曰母十餘年茹辛撫孤女今不  
 得終事母矣母壯之曰能如是乎真吾女哉烈婦乃  
 盡出其衣飾為琛償宿貸又分餘物遺夫之女兄弟  
 視琛疾革遂以醋和毒藥飲之昏仆地家人急救良  
 久復蘇琛既瞑烈婦撫尸慟絕者數四憤憤中猶作  
 進奉湯藥語及夕氣乃絕殮之日神色如生年蓋一  
 十八歲云

忠烈姚公傳

國朝張潤民

忠烈姚公者河間府二尹因殉難贈山東按察司副  
 使也諱汝明字璧星山西夏縣人天啓辛酉舉人性  
 至孝溫清定省得親歡心父母有疾終宵侍側百里  
 求藥沒盡禮盡哀守墓號泣服闋後遇生忌節令必



焚香祭奠哭泣如初喪少受業于珍吾王先生其學不專事記誦必以躬行實踐爲要爲諸生時有人盜其樹者慚而自盡其子視爲奇貨誣告竟獲公巾公登賢書後其子貧公且賑恤之其待人寬厚類如此時奇荒人相食斗米千錢公曰吾亦知此數十萬之粟可易金數百萬但人命至重富無盡期彼積財者不過欲貽子孫以長享富貴也倘子孫不賢財適足以爲禍耳爰是盡所有之粟大爲施賑寒者予衣饑者予粥徒跣者予襪有疾者予藥死者予棺施義塚四所秦晉豫間望公就食者日不下數千人攜載担負相望于道卽鄰邑紳衿有望濟者咸遂厥願本縣庠生貧乏者粟麥各予數石當是時流寇初自西南侵犯城邑焚屋殺掠邑侯袁公設奇制勝爲戰守之策具備而獨難餉公助豆米五百石爲城守資居民得以無恙嗟使楊公繩武撫軍戴公君恩巡按陳公純德交章入告奉旨旌曰誼足千古及蒞任蠡縣猶慤慤命子廣運送粟一千三百石與邑侯楊公雲梯以爲煮粥之資活人甚多歸功於邑侯而已不任德

其治蠡也寬以撫民嚴以御吏苞苴不行羨餘不取一切繁費取給於家止飲蠡水而已時寇盜蜂起有渠魁自號勦富王聚黨橫行各府縣莫能治公先招安其黨姚思孝等四百人因使入賊中誘勦富王夾入蠡城擒殺之搗賊穴獲金七千兩公不染指盡數算蠡民正稅當介馬交馳之際而公時時爲民講六諭興教化幾致刑措蠡民有青天之謠同城道錢公天錫奇之曰至誠動物吾於此見之陞河間府同知時我清兵將近河間或勸曰蠡已遭屠掠滿目蒿藜敵來必不犯河間故富饒恐不免公逡巡遲行可脫於難公慨然曰旣受天子命爲河間同知則河間之城池百姓皆我責也豈可見危苟免耶遂兼程往至卽登城巡視與知府顏公循紹畫守禦策身立矢石之衝與民矢死固守越二日攻愈熾公守城愈堅三日城破被執不屈剖胸而死妾任氏在署投井死僕劉成祿等三人盡死蠡民聞公難群趨河間城下求得公屍於積屍中刀痕遍體痛哭歸櫬舁者數百人送至公家乃去直隸巡撫楊公進泣然流涕曰姚公



死得其所矣遂與兵科給事曹公良直題請恩恤贈  
山東按察司副使諭祭一壇戶部左侍郎張公宸極  
有傳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  
或輕於鴻毛姚公之死可無憾矣

## 二高士傳

國朝翟鳳翥

郝本彰號顯吾安邑坡東人少列邑庠卽棄舉子業  
博覽羣書教授生徒事繼母以孝待異母弟嚴而和  
家貧樂道一介不苟惟孳孳勸人爲善里中稱爲郝  
古人講學弘運書院曹真予先生友敬之察院武陵  
楊公贈以詩云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載伯彛清  
淵東姜公扁其門曰石渠鴻寶年六十餘乙酉聞新  
令袖數金不別其妻子一朝逸去不知所之遺有神  
策程書二集同時夏縣王孝子昱號穉陽亦棄家去  
不知所之昱爲人貧而有守不苟言笑不事舉業不  
見有司從曹先生書院講學與安邑孝廉李貞佐善  
貞佐以庚辰特用令郊縣昱訪焉適流寇至李促昱  
行昱曰安趨而危去之吾不忍也城破李罵賊不屈

賊于南門外剗之割舌斷臂死其母喬赴城罵賊亦  
爲賊害家人俱逃昱獨從賊詰曰爾何人曰諸生賊  
最厭諸生命削其耳鼻又詰曰令爾何人曰窻友曰  
何不去曰爲窻友收骸骨賊義之釋弗殺仍撮土掩  
貞佐然後行郊人墓令母子於南郊立廟建碑歲祀  
之昱歸與呂崇烈翟鳳翥裴君予諸人會講弘運人  
望其鼻耳僉稱曰義士自乙酉以後不復見矣噫嘻  
郝顯吾王穉陽與李子無欲皆講學人也李在郊罵  
賊至碎身不屈其得于學者誠多一不別其妻子一  
不去朋友之難使其有職任官守亦必有以自立矣  
誰謂講學皆名而務文者乎曰自乙酉後不復見者  
志感也亦志媿也

## 王義民傳

翟鳳翥

王寵蒲州韓守臺太守僕人也事韓有年家頗殷一  
妻一妾俱有貞順之德甲申正月初流寇渡河州人  
多倡迎者不則憚匿山中守臺公死矣其恭人繼繼  
死寵視殮畢顧謂其妻若妾曰吾儕小人哉人僕也



明民也臣妾賊乎不事二姓婦人之道予願與若同  
焉於中堂設几筵列杯箸懸三纓製三木主一題大  
明小民王寵之位一題大明小民王寵妻某氏位一  
題大明小民王寵妾某氏位位置已備酒餽酬勸至  
夜半視妻妾次第經死已遂就縊死之次辰賊至三  
木主列中堂矣州人僉稱曰義民議祀鄉賢祠野史  
曰王義民一僕隸人耳其妻若妾一鄉人女爲僕隸  
人婦卽不死賊未必及之卽賊至炮烙縉紳恐爲其  
主逮其主人旣歿又未必逮僕及妻若妾也乃竟死  
之自題木主係以明此豈僕隸人女子所能識乎士  
大夫對此何如士大夫至今日皆賢郡邑祠至几案  
不能容義民于此亦難與並坐矣噫北都陷澤州王  
昇宇賀鍊京師自縊死鄱陽鍾岸徐生不食七日死  
進賢一漁人投畀死可以並傳

### 李彛山傳

國朝郭于疆

彛山李姓名琮生彛山其字也爲人倜儻多大志方  
弱冠時屹然如老成先世爲陝西同州人始祖名仁

元至正間以子佐貴贈晉寧路同知知解州事遂家  
安邑之運城歷傳至曾祖名梁充邑庠博士弟子員  
用鹽筴起家歷數年家中落乃誠其子若孫曰若曹  
無復事此矣荷頓之術所獲孰與鄒魯多以故子呈  
王孫一鶚皆以文學顯呈至爲公大父一鶚號近官  
卽公考也博學能文章試輒冠軍數奇不遇公生而  
穎異課之讀過目成誦時值歲大祲近宮公故儒者  
無他營求館穀不足以哺八口憂形於色公投筆躍  
起曰事迫矣可柰何遂白父以市粟狀近宮公頗難  
之而彛山則慨然治裝且行矣於是走大行渡黃河  
百舍重趼刻日而返近宮公且驚且喜不覺泣數行  
下然亦以是大奇之公棄舉子業自茲始當是時年  
甫十四饒智畧幹局生籌貴賤盈縮之徵如指掌尋  
以橐裝廉薄不任賈乃去而治鹽筴每於朋會中抗  
言鹽政得失娓娓不倦一時莫不聽其議而悉聽部  
署公語之曰吾家實破於中鹽先人遭佞倖而不吾  
許也獨念中鹽誠有害亦顧方畧何如耳嗣是河東  
鹽政如公指卽理否則多齟齬無成而彛山之名遂



藉藉兩河間兩河賢豪無不樂與之遊者嗟使者下車聞公名莫不延訪籌策而公亦侃侃建白無囁嚅態黠慧者心害其能何間語多侵公而當事者乃益厚遇之河內民有不逞者謀割地梗鹽法拉蘆商構訟公毅然走二千里赴闕上書竟直其事越數年訟復起河東人仍持前議怨息之公不可竟割之其後懷民蘆商兩病而河東卒以無累者公之謀也已未值秋霖客水入池商率乏積鹽而逋賦日益迫遂群起而謀攘奪公恐其釀亂也建引七鹽三之議許交易通緩急人人便之而國課亦藉以報最後數年會有淮南割沒之弊加引稅部飭晉商亦如之公力請於司鹺任加課辭加引後卒得以無引加課之議疏請而稅亦獲免司鹺某初視事欵公密室欲得素封主名意有所左右公不從既而威脅之終不屈乃已及將去任握公手道平生歡徐曰向者過聽細人言幾誤我賴君藥石如聞晨鐘吾愛吾鼎皆君賜也遂訂為莫逆交後十餘年時通音問不絕其見重於當道者如此久之以春秋高不耐繁劇遂投間憩別墅

杜門不預外事與故人數輩促膝談心浮白掀髯意興甚豪上下古今事如燭照計數雖老生宿儒不能難也里中或有仇怨相尋者公居間即莫不釋然解時論以方季布之諾焉然公則不以游俠自喜也居恒課諸子多援引先儒格言旁及因果感應事丙夜方就寢人謂公不儒其冠而儒其品其立心儒也其制行儒也公顧非儒者哉先是近宮公歿於兵燹公出入賊巢躬負歸營葬如禮逢忌日輒蔬齋涕泣兄荆山貧困乏嗣捐館時公解衣殮之至舉第三子即以承祧不欲絕宗子之祀也性慷慨樂施食其福者概不乏人其事多逸之非逸之也蓋以君子之為善其可數而盡者不如其不可數而盡者之為大也里中因以義易爨而以義山稱之義山者多其義重如山也

劉氏小傳

衛台撰

劉氏者曲沃營裏村人也名小件造趙城縣喬國恩喬流寓沃之楊柳村遂為縣人也喬故貧窶行牧且



蕘或爲人雜傭保作劉與之同勤苦奉姑舅及七八歲小姑女啖羹食覈無猜怨以樂朝夕邨人皆賢之一日夫與姑舅俱爲人傭賃小姑亦從鄰女嬉戲忽有某者伺劉獨處輒潛入圖汚劉喊而宛者懼劉齧其指而宛者益怒遂持剪刀刺頸斜穿斷喉比小姑歸家啓扉扉堅不可啓見有人正蒲伏墻頭求出者亟呼邨人啓扉入則劉已血肉淋漓橫僵在地矣邨人皇錯或謂列實報牒便或又以爲未便邨人皇錯愈甚有某者持之曰若列實必使滋蔓蔓難已也孰與啗喬以利使自爲飾則事有歸而問井不擾爲便實多衆大善之遂詒喬以琴瑟不調劉自殺報牒繼而邨人復恐懼游移以爲事露未便再列實公舉而持讞者仍執前所報飾牒讞決終莫能辨劉死事者南村子曰太史公有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若劉氏之死可謂骨朽餘香血化爲碧豈不重於泰山耶余悲夫皎皎之節湮滅不稱而竟寂寞於悲風淒雨荒煙蔓草間此何故也予不能無深感焉因嘆世之具鬚眉號丈夫者一

有小善輒沾沾自喜視世之人皆齷齪不足與語及當小利害則搖尾乞憐嗶咿嚅兒如脂如韋之態畢逞以求苟免者比之劉氏持貞剛之志保潔白之行罹患難亦不肯屈身受辱者爲何如也聞是風者亦可少媿矣劉氏之死予以欲傳其事讀賈樵嵐先生撰狀得悉其曲折敢附小傳併白之嗚呼劉氏不死矣又嘗讀靖節詩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以爲二語誠然及觀劉氏死事復有水赤天旱風捲投繯之異又爽然失之不能不疑天道鬼神之有在也靖節斯言豈憤懣爲謬乎

成赤公先生傳

國朝王恭先

成德字元修號赤公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滋陽知縣德爲姚官詹希孟所取士又善文閣學震孟首揆溫體仁素嫉文姚因不快德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流賊犯鳳陽焚皇陵享殿河按金光宸總河劉榮嗣俱有急奏上疑淮撫報不至淮撫者楚人楊一鵬病且眊閣臣王應熊以主司故常



優假之引疾不許而巡按吳振纓者體仁之同里姻家也越三日疏始聞德乃發憤上書有天變可畏祖陵可涕直指奸輔誤國之罪並陳中外交結之端仰祈聖鑒一疏畧謂奸輔之私人遍天下故盜賊亦遍天下災異復遍天下自乙丑有結逆璫者天報之以王恭厥之雷甲戌有翻逆案者天應之以厓甲厥之火靜聽數月無有動杞人之憂而墮賈生之淚者鳳陽之祖陵隨見告矣臣不覺泣下沾衣曰此巡鳳陽者何輔臣之姻婭此撫鳳陽者何輔臣之座師溫體仁王應熊尚敢漫天說謊以欺我皇上耶疏入體仁深恨時充守王國賓以派餉屬邑有所私德與之力爭守亦恨焉會巡按御史禹好善者守之同鄉又溫之私人遂承風誣劾得旨逮問德益抗疏力詆體仁廷杖三十下獄坐贓謫戍陝西莊浪衛德之戍陝西也過樊橋驛訪故友荆爾植申悲道舊盤桓數日而行明年丁丑正月自戍回欲僑居臨晉爾植為館於所親楊應昌家楊故豪俠聞德名禮益恭妻子奔走供設如司馬德操之降龐德公家又命其子姪宏度

執贄受業卒為高足弟子德在臨晉著書講學倡明忠孝廉節一時人士遊其門者比于元禮之登龍馬閣七年遇赦還起補如臯縣令未任即途拜兵部武庫司主事尋陞武庫司郎中德見年來封疆多變人皆隱忍苟活感憤于中有養節義明廉恥一疏謂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在朝廷之上者以養之而已又曰今者廉恥道喪由千賞罰不明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媚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知愧也言甚激切上為之動容闖賊犯關貽書宮諭馬世奇曰老母舍妹俱在此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懼變起倉卒無以自明故復以此相商也及聞懷宗晏駕往東華門外茶棚下號慟觸堦幾死歸寓自盡母張氏及一妹一妾皆縊死南京贈大理寺卿謚忠教母張氏贈淑人王恭先曰臣子之于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德之直節正氣而受杖荷戈身垂死而家喪亡久乃得補即署國家之于德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



張孝子傳

國朝曹續祖

孝子諱文炳字斯光大寧縣永樂坊人明山東霑化縣少尹高山公次子少尹廉於官官未久引年致政歸家窘甚孝子血汗農畝間供菽水左右無方少尹頗嗜麪葉以恬以養一夕赴友人晏被酒歸遇塗人不遜以杖擊之仆於地不語以為死矣踉蹌歸訣家人曰我醉中誤殺人暮夜無知者敢逃死不言遺街鄰累乎當自首詣獄抵罪來為汝輩別吾去矣言已即踏步走孝子聞言大驚挽其衣跪告曰允若茲父可以不死父何遽耶父醉耳其人未必死即死矣兒自有處敢遺累街鄰乎乃奔詣塗人所驗之塗人果死者回報曰死矣兒可以處此矣父勿怖以自傷殺人償死法不可貸則可代今擊殺塗人暮夜無知者兒出承罪孰其辨之以兒代父豈曰不可少尹曰辜在我汝何可死汝死吾忍乎吾自死也宜吾行矣孝子挽衣不肯捨再三跪告曰父一出必無生理以八旬老人幽囚圖兒忍乎萬或不免臨刑兒忍乎不忍

於心兒勢亦必死與其俱死無益何如兒獨死之愈况兒有可死者三兒年逾五旬死期將至過此後焉知能七八十歲能百歲而能以旦暮他疾死兒可死一兒為父中子前有兄後有弟可為父終養計父不至孤獨老也兒可死二兒有子好學而篤行他日必大吾門可承宗祧兒非斬然於嗣可死三有此三可死用代父罪保父風燭之年寧不愈於徒死乎少尹且泣且卧徘徊不能決孝子乘間潛奔塗人所欲出各認辜及至無之竊訝犬曳乎盜劫乎抑街鄰惡其及已轉移之他乎遍跡之不可得行至西門觀音閣前聞閣上呻吟聲入訊之塗人在焉問何來此日被人箠仆熟睡睡覺夜失歸路匍匐暫卧此身殊負痛安得茶飲我孝子大喜掖之家少尹及家人俱大喜作飲食謝塗人去西山野人曰或曰塗人受擊死久矣何以復生將無原未死者少尹父子於醉迫中誤認耶曰否否王法天理之用也違天者必罹法天或使之若天者天必祐之法烏得而及之塗人死矣少尹不以暮夜無知擬逃罪少尹之心有天矣孝子



不以暮夜無知爲少尹畫諱罪策挺然身代之孝子  
之心有天矣天在孝子父子之心曰公公曰誠可以格  
天豈不可以回天塗人之不死所以救孝子之死天  
實爲之也感天地動鬼神孝之德大矣哉

### 衛爾錫中丞傳

國朝葉弘綬

衛旣齊字伯嚴號爾錫猗氏人浙江巡海副使紹芳  
冢子也幼端謹不爲嬉戲性好讀書樂與儒素文士  
遊一洗膏梁統袴習氣人卽以公輔期之年十九領  
鄉薦甲辰成進士改庶吉士公檢素自持不與飲食  
徵逐之會僦居陋室泊如也丁未授檢討庚戌分校  
禮闈得士最多有躋位卿相顯名銓諫者人益嘖藻  
鑑之明公雖職文學而雅志當世之務言事輒眉宇  
飛動思大有所建樹丁巳以違例陳言調霸州判公  
不以卑官隳職戢旗丁興文教防水患剡椎埋連攝  
固安永清平谷三篆所至著有聲實撫軍于清端公  
特疏薦焉會丁內艱去服未闋

上諭復公翰林戊辰擢山東布政使皆異數也公益感激

涿厲謂持已以廉而後能及民以惠嘗封還貼平羨  
銀使分給納戶懸鉅於門以通下情拓歷山書院聚  
明經文學數十百人月兩課之廩餼膏油皆捐俸以  
給造就甚夥辛未入爲順天府尹府署久頽公修葺  
入居焉曰焉有傳舍其官身不在署而能盡厥職者  
未幾陞左副都御史改右巡撫貴州公夙慕王文成  
公之爲人方畧自許及撫黔遂慨然有澄清之志值  
黎平苗蠻之變舉起將吏遂至用兵

上震怒公獨疏認罪械京候訊黔民泣送者千萬人朝紳  
舉爲公危之賴

上素悉公忠直減死發黑龍江公坦然就道比至坐斧屋  
中手一編若忘其遷謫也者踰歲卽

特旨賜環朝野歡迎公歸里凡六年著四書講義未竣已  
卯冬徵修永定河捐資助工明年委培高堰曉夕督  
課工徒親泥橈觸寒暑公之橐久垂而病日增矣時  
因輓共事某公有江浦殘年復幾時之句聞者悲之  
固知公之不起也公究心理性之學榮枯一節樂善  
好禮不徇流俗宦遊里居率以汲引後進爲急務一



行之善一藝之工贊不容口得年才五十七未竟厥志士林痛惜至今不衰論曰昔聖門稱好學而以不遷怒不貳過當之是知學不徒以講誦為事必擬議言動變化氣質而後無愧也衛公自童年以至宦成善氣迎人未嘗有疾言遽色生平喜聞過訥於言而果於行必理順而後心安任事剛毅履險如平非有得於定性之學而能然耶

邵子昆學使傳

葉弘綬

邵嗣堯字子昆號九緘猗氏人才氣豪爽不羈由庚戌進士起家臨淄令廉惠得民和補令栢鄉有言開濠陽河通舟楫者撫軍于清端公委公相視公力持不可言此河潦則傷田旱則先乾舟楫難通即令可通而舟楫之利歸商賈挑漕之害歸窮民矣于公是之不果開會盜殺人于縣界公捕獲置之法或毀于新任撫軍遂以酷刑落職候訊會魏司寇敏果公巡畿輔邑民為公訴冤魏悼惜之資以旅需而承訊官

汪攀高力白其冤乃獲釋里居久直撫于少保公特薦授清苑令公益感激激砥礪清介聲藉甚人稱白面包老行取江西道御史孤行已意疏言選人寄憑格于議值歲歉疏請平糶倉米又請流徙准贖俱蒙特旨允行調直隸守道盡革貼平羨銀纖塵不染奉命協理襄陽運米單車赴楚抵秦見總制佛公力言水陸轉運之艱事獲已兩省民受其賜江南督學缺上謂廷臣曰如陸龍其邵嗣堯定是不賣秀才者遂授是職蓋自復令職擢侍御以叅議行學院事皆異數也公受事手自衡文黜近世詭僻冗靡之習屏絕苞苴人無敢以尺牘進者甫按三郡積勞邁疾抵江陰疾劇遺疏陳三事口占一絕而逝同官江左者歛貲致賻櫬乃得歸保定等府祀名宦邑祀鄉賢

王璞齋進士傳

葉弘綬

王舍真字樸齋號寅若猗氏人光祿少卿國瑚孫孝廉巖楨子也幼穎慧工屬文髫年儻於庠每試牘出



人爭傳誦河以東無不知其名者顧九應秋試弗售  
 庚子擬元復不果乙卯乃薦於鄉聯丙辰進士戊午  
 舉博學宏詞念父老不欲行父促之往試畢即歸道  
 聞父訃慟絕屏水漿者累日鷄骨苦處營葬盡禮年  
 四十六始舉子默戊辰將赴選入都會默患痘疹忽  
 劇遂驚悸疾作竟不起歿之日無識與不識無不殯  
 涕哀誄成帙蓋公承家訓學問有根抵器識高明論  
 事中正邑人士有所質疑各得其意以去不面折人  
 過亦不曲狗人私劇談緒論必準乎理嘗曰立心制  
 行從聖賢路上做去庶不失為庸人生平好義樂施  
 置祭田周族黨篤師友振窮乏繼父重修學宮之志  
 獨力建尊經閣又念兩世教授生徒復舉觀社聚邑  
 士會文如科場七藝例士林德之其工書工詩工醫  
 猶餘技也論曰嗟乎士之負才而不及展布於世卒  
 湮沒以老者可勝道哉方公之久困而亨捷南宮膺  
 徵車而起也謂宜讀中秘書儲為國棟既乃一再失  
 之然以公之通經術燭物情即出為吏亦必大有造  
 於生民其功施詎易量哉又不然而天假之年為鄉

撤廣文傳

國朝胡在恪

祭酒俾後進文行有所矜式亦儼然典型矣顧位不  
 沾一命年不登下壽即其事行卓卓如古人者亦不  
 出族黨里閭之間後雖有好公者又安能知公之宏  
 才碩抱為濟時器哉吁可悲也夫

撤君賜字賓王平陽之絳縣人前明崇禎辛巳授荆  
 州府儒學訓導將之官戚友止其行者皆言流寇蔓  
 延豫楚間荆襄日所窺伺公家尚不缺於伏臘何事  
 冒險以往先生曰余自束髮受書此身已為朝廷所  
 有臨難避患負父母教養之心不忠不孝何顏立天  
 地間束裝東行數日賊氛蔽天無路可達返轡還絳  
 一宿不入舍取徑聞喜其子猶龍涕泣挽留先生曰  
 爾尚不知汝父之為人耶鞭其手以去歷險間道或  
 伏或行乃得抵任諸生欽其道德奉為矩矱每聞先  
 生談及忠義以為勿甚高論者亦或有之壬午冬十  
 二月傳聞賊警宗藩大吏文武諸司於初八夜相率  
 潛逃城門無一卒十五日賊渠帥羅汝才先入城搜



學宮見先生端坐明倫堂上長髯偉軀坦坦斬斬叩其與已同鄉貫誘以高爵使降先生喝賊大罵曰賊奴豈不知世間有不怕死男子耶予職雖微朝廷命官誰與爾賊為桑梓乎汝才恚甚令左右縛之經三晝夜慘苦萬狀繫於公安門外賊營之桅樹上先生罵賊愈厲汝才遂自操弓矢環射之先生毅然諭賊曰死豈吾所懼但吾司振鐸得死於文廟之側以謝先聖以報君父方不愧讀聖賢書也賊見其辭嚴義正乃搯於城內之雲路坊下割舌斷臂箭攢肢解以死

董孝子傳

王 釋

董復真字還初聞喜姚村人也父嘉德嘗與其族承公忿鬪承公素強暴帥黨十餘共搏嘉德中傷仆地度不得活以血衣遺復真曰兒勿忘真涕泣受命畢即詣縣訟冤訊服擬抵遣流寇破縣治承公等皆脫走

本朝定鼎後真復白官而事係前朝例置不問真大恨曰

吾終不與此賊共戴天乃與從兄王陰圖報之出常匿利斧要間而絕口不言父事承公狡黠頗覺其謀謹避之數年不得間順治八年真伺承公往田中約從兄王持鑊路側給若平道路者已蔽身大樹上為犄犄以待承公至王佯笑語承公不疑過王舉鑊擊之承公駭奔真躍下遮呼曰吾待賊久將何之遂奮前以素所携利斧擊殺之斷其手足齒切錚錚有聲已而仰天大吼呼父者三觀者股慄皆為感泣或語真曰殺人者死子盍自為計真慨然曰所以忍辱存活者先人之讐未復也讐既復死復奚憾第丈夫當死於市耳豈學兒女子畏懦自裁耶請縣束身請罪縣令鄭奕垣壯而釋之後年八十餘卒論曰

余讀唐史至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噫是何法也鄭公之於復真真過子昂矣且子昂之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柳宗元已援周禮公羊傳之文以駁其失今承公以睚眦之忿毆殺真父曲在承公矣真雖專殺義不得讐



也然則爲承公之子孫者其亦可以無憾哉

邢讓傳

國朝湯斌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景泰元年也先遣使同李實來請和且言將奉上皇還京羣臣請遣實復往帝難之及遣使竟不及迎復事羣臣交章請帝命俟楊善回再議讓上言近者羣臣請迎復上皇封章數上陛下不許豈不以也先變詐不足信歟如以爲不足信則前此已不必講和矣我之所以和者爲上皇也不迎上皇而與之和將安圖乎夫天下之事成敗勢也君子於事不必其皆成惟爲所當爲而已上皇之於陛下君也兄也迎復之事所當爲也于此不圖臣恐竊中賊計彼將假大義以爲入寇之端臣未知孰爲曲直也如從羣臣之請則上皇之回否雖未可必而陛下篤君親之義昭然于天下矣臣又聞兵家以曲直爲壯老我迎而彼不許則曲在彼矣由是而興問罪之師不

亦善乎疏入得優旨當時服其忠鯁丁父憂起復進修撰成化二年遷國子監祭酒創立勅諭學規諸碑修國子監通志課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人以是稱之五年遷禮部右侍郎七年下詔獄先是國子監例有師生會饌錢相沿日久讓取以新學舍暨碑刻諸費不籍記又不文移有司遂爲典簿王允所私陳鑑代讓亦不察核至是給事中丘弘等言之掌助教事檢討葉時復許允下刑部請逮讓鑑置對不許言官交章論劾遂逮讓鑑及司業張業坐監守自盜論成讓獄中上書言與學士萬安李泰素有隙故倡此而丘弘承風奏劾且宣言怖刑部使傳致臣帝命會官雜治國子生盧楷楊守陟等奮曰邢公振勵學校不私一錢今被誣吾儕義不可不救於是生徒百餘人詣闕請代下法司議得免成贖爲民九年卒年四十五讓剛直負才氣敏于文藝然狹中有所輕重人輒形辭色銳意師道而忌者軋之卒得禍楷東陽人舉鄉試第一能文章早卒守陟後官至布政使



祭文

祭師曠廟文

唐袁皓

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革鳴絲  
天其暢乎匏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  
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  
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大哉樂乎先生  
之無神乎愚固在而不可據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  
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乎化為天下之耳先生之  
心有神乎化為天下之心古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  
家知舜琴

祭司馬溫公文

宋程顥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已者私衆口或容  
于異論合德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  
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為功而  
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普天興殄瘁之



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于哀榮名德永高于今古藐茲夢老夙被深知撫棺序哀聊陳薄奠

祭司馬溫公文

宋蘇軾

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規帝欲得民一導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何為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兵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蓄投種未粒矧獲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涕畫像于家飲食必祠列我眾僚左右嚮咨其載一舟喪具

緝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真章以侑一卮

祭韓忠定公文

明費宏

惟公鍾兩間之正氣擅一代之精忠才識敏達器度恢宏不矯以為異不翕以為同在諫垣則言論不阿而常存大體歷方岳則旬宣用倦而茂著勲庸臺省迭進望實加隆乃掌國計獨念民窮屬世道之多變而權倖之內訌方逞奸而扇亂且鞠霄而哀凶遂抗章而伏闕敢首犯其危鋒雖卒陷於禍竄庶無愧于蒼穹逮聖明之繼統乃鑿燭其丹表思重沾於黃髮秩超進乎青宮胡為乎天不遺于一老訃忽聞于九重褒卹之典既優既備易名之謚以定以忠公可謂德修諸已而獲報之豐

橫嶺關告神驅虎文

國朝盧絳

上帝好生仁愛萬物傷殘民命上干天和幽明雖殊理無二致予奉



天子命于戊寅秋宰治茲土身任民牧夙夜孜孜惟茲一  
 二殘黎是慮自去冬以來聞橫嶺關南隣垣邑地方  
 虎多為害不時出入予境予令附近鄉民斫伐樹木  
 無可潛藏意彼自遠遁不過偶一至耳迨今歲春夏  
 又據垣曲巡司報聞虎患如故商民阻隔竊計此關  
 西接聞喜南連垣曲延袤數百餘里深山大澤惟中  
 開一線南北通衢魍魎固無所不有雖本縣所  
 轄止有七八里之遙崇山峻嶺無幾可以藏匿然古  
 之負子渡河而伏地受罪者獨非良有司之事乎本  
 縣引咎自責兩載以來屏苞苴於暮夜寓撫字於催  
 科此心可對天日可質鬼神不知何由而猶有此虎  
 出沒無常耶昔有老嫗哭於路孔子使人問之應曰  
 其夫與子連被虎傷又問曰何不去之又應曰無苛  
 政也由此觀之虎乃痴蠢無靈之物又何關於政之  
 善與弗善哉夫豺狼當道雖官之咎率獸食人乃神  
 之愆豈尊神坐鎮此方而不上畏天帝下恤民  
 命乎今與神約限五日內盡驅離境遠避深山歲時  
 祭享惟神是祀若蹲踞要路為害如故是神與虎皆  
 無知也何聰明正直之有本縣多聚鄉兵佩弩執火  
 無論神祠虎穴盡付咸陽一炬神其無悔先以楮儀  
 用昭鄙誠



箴 銘 贊 頌

冀州箴

漢楊雄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潏潏河流  
表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隆周之末趙魏是宅  
冀土靡沸炫沍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漢興定制  
改列藩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謹言箴

明薛瑄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  
惶汗而且或復然殆將漸流于放終不克謹以速尤  
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燹  
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  
飾虛詞尙循故態者當指正于蒼天

慎微箴

薛瑄



三陽元  
卷之三十一  
公  
眇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  
君子觀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  
舌其靡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  
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布衾銘 并序

宋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  
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  
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  
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  
義取而書于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  
覆以是衾公于物澹其所好惟於德義若利欲其清  
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  
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  
圖書盈几經日靜坐自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  
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于天性自以  
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  
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

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于至誠無  
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  
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外莫不敬其德服  
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  
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其銘曰藜藿之  
甘緜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  
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若難其  
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士寧不  
然顏樂箪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成爲獨夫君子以  
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斯衾之陋豈可忽諸

漢鼎銘 并序

宋蘇軾

禹鑄九鼎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飭之亦非所  
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于伯夷  
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二觀靡而已及其衰  
也爲問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  
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  
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已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



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孺惴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二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疑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子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詞曰惟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于二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矣

司馬遷贊

漢班固

自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故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大漢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然劉向楊雄皆稱遷有良史才服其善叙事理辯而不華實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迹其所自傷悼亦小雅巷伯之倫歟大雅明哲保身難矣哉

夷齊贊

晉陶潛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自贊

唐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司馬溫公像贊

宋朱熹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  
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司馬溫公像贊

明方孝孺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時未可為  
萬鍾不受時逢多艱為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  
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為善  
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關侯贊

明王世貞

嗚呼故主之誼表于奔袁討賊之忠見于許田樊城  
一師炎燼幾然前有衝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  
奚愆精誠所鬱金石失堅川停嶽摧風車電鞭君臣  
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又贊

王世貞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  
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于前而不虞姦

于披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  
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殘與  
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廢兄弟不  
以離亂廢君臣其時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  
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仲長子光贊

王世貞

仲長子光不曜其事庵於河汾備力自藝守令謁者  
辭瘠而避著頌獨遊聊以托意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宅乎無為合道冥冥謚曰天隱河渚先生

曹月川贊

明薛瑄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言有德  
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

河中府連理木頌

唐韓愈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  
 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始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  
 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  
 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師熊羆四方作  
 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  
 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賜勞  
 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木連  
 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吾侯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  
 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  
 王抑余也奮肆姁媮不知所如願托頌詞長言之于  
 康衢頌曰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  
 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

祀汾陰壇頌 并序

宋王旦

祥符紀號之三載岱宗展采之間歲蒲守臣狀與人  
 之誦以為坤靈所宅實惟郊上方冊具存粵在境內  
 屬紹休於聖緒請備禮以親祠皇上覽奏謙讓不許  
 侍臣進而僉曰泰嶽建封汾壤闕祀有所未答也外

庭聞其事率籲者萬計露章抗其辭悃悞而三上臣  
 誠難奪帝俞乃下義仲涓日伯夷奏儀歲二月乘時  
 龍備法駕奉秘檢陟廣時格殊尤之貺通於神明成  
 曠絕之禮合若符契執允恭克讓之道形推功歸美  
 之旨疑嚴覃思闡郁郁之交純至奉先盡烝烝之性  
 飄然鸞鳳之跡形於金石之刊四三墳六五典揭日  
 月薄雲天昭示方來高邁前古乃詔宰臣旦曰汝相  
 臣禮實總攸司亦宜昌言以志純錫臣周爰事實對  
 揚王休謹再拜稽首而言曰粵以坤靈定位秉陰成  
 德侔天洪覆博厚蘊於化先載物無私翕忽章於神  
 變其止也一其動也剛將發祉於沉潛必炳靈於盼  
 蠱惟陰陽之不測在動植以攸依瞻惟冀方奠厥中  
 域水土深厚風俗勤儉敷紛沃衍盡闢於污萊豐實  
 敦朴有同於淳古載觀舊志叅校前聞軒后之祀方  
 丘實惟其地虞舜之都蒲坂綽有遺風直大昴之南  
 街距諸綸之半舍原隰相屬瀾迤而龍鱗堆阜孤標  
 崛岉而雲矗書載媯汭在其境詩歌韓奕亘其右靈  
 掌標於巨嶽素汾合於洪河逸勢奔趨迅湍激射綿



億載而隆起無流壤之微潰堅如注於碣石危若冠於靈山廣表屈盤崢嶸詭異宛同天造允謂神區以因地之宜爲祈祀之所必有主宰以定攸居欽若大猷歷選列辟辯方正位懋建於皇極依神設教陰陽於下民意在奉母儀禱年穀而已漢元鼎中始建嚴祠式新明制從馬談寬舒之議屢崇於志祀唐開元際克甄隆典踐修厥猷覽張說蕭嵩之言亟興於逸禮物無疵癘歲臻豐懋蓋俯隣於畿甸或因專於巡遊時奉瘞蕘易如尙滋涇廢闕其靈應堅居溫洛及宅爰如通困屢遷限于重阻歷代而下方屬弄兵千里而遙豈違錯事王澤竭而頌聲寢彝倫斲而舊章缺丕天大律曠世盛節日不暇給安可輕議且禮樂重事豈淪胥以亡及聖明利見故授之以泰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元功大孝皇帝運斗極綏天保三靈改卜撫飛龍之運四征不庭革猛虎之政惟睿作聖臨下有赫謳謠欣載序章皇靈揖讓開階允歸天授集大勲而成王業也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席羅圖躋大寶麾旄致討下

恃險之邦執契居尊洽同文之化帝德廣運神武不殺體元立制將聖多能適駿緝熙徇齊敦敏敷至治而致承平也今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自儲兩陟元后承天之序象日之升協帝膺期纘戎御曆五材並用六府允修總絜宏綱深思遠馭順乎乾而發大號取諸豫而懷永圖務稼勸農保邦固本講兵要計審實取材六郡震師五柞薦驅革輅巡省翰垣邊埃自寧兵鋒不頓輪臺罷戍上因感悟玉關謝質有異綏懷得用武之善經茂庇民之丕德威靈赫於無外聲教殫於有截四方從義萬彙由康作法於涼議事以制欽明稽古御耕撫圖講理三雍懸書兩觀囹圄清而刑幾措鬻塾興而民崇讓三刻吉土有文王昭事之勤明發上陵極顯宗孺慕之感武有七德禮備三驅丹浦非樂戰之心形于歌詠天乙有弛罍之惠垂諸載籍今乃罷去羽獵包以虎皮惻隱之仁溥臻於微類好生之德上合於昊天元化滂流皇風載躋頑豔斯感人神以和順風之拜未施飛昂之靈下告寶符錫祚昭授義畀姒之



瑞玉牒登封有踰周軌漢之盛介夫純嘏延及羣氓  
 和以天倪納於軌則幾一變之至道妙萬物以為言  
 休大庭宵姑射宅心道秘研幾繫表前宣室之席未  
 遑於顧問挽襄城之駕靡事於巡功無何西土之人  
 周行之士鳧趨磨至不謀而同麟筮短龜長協從而  
 迪吉克符天誘始定時邁下沛然之詔慰後予之情  
 方澤致恭為人而祈福近臣祇命先期而戒事靡干  
 民力咸給縣官事酌時中禮惟聖擇慎徽備物有條  
 而不紊博士議郎置蒞而已定時告上帝親享大宮  
 越獻歲履端之初屬道人布令之月皇輿夙駕天旱  
 前驅耀國容增儀衛導寶籙遵皇衢却咸夏之音御  
 蒲塞之饌故靡從於游豫祇靜專於祀事逶迤式道  
 星列而天行戾止周廬淵渟而嶽鎮弭芝蓋達蒲津  
 戒官師飭法從九官列序冠冕曄曄於清途七華騰裝  
 羽旄蔽於朝旭翠蚪奕奕齊輅遲遲俯頌祇之庭臨  
 逆釐之館恍惚杳冥之際將事神交壇蛸蠖渡之中  
 式資齋默辛酉饗后土地祇於泰圻奉天書於左次  
 嚴二聖以配焉秉鎮圭紆皇組實義象奠琮幣體薦

黃犢藉用白茅壇三成而庶品陳樂八變而柔祇出  
 正辭以達其志祇瘞以終其禮織羅不動瑞香沓臻  
 協氣橫流歡聲沸渭能事畢舉何止禴祭之恭應臚  
 傳之速即時移彩仗歛廟貌展儀省祀徽册既藏登  
 歌申獻睟容如在秩秩而中節莘莘而有踐少留清  
 蹕周覽平臯吐金景以獻浮雲式觀寶氣橫素波而  
 鳴簫鼓詎歡遊翊日即法官坐黼帳振振麟趾之  
 族師師鷺序之行懸軒四千品鞮譯之長拱於著勾  
 陳之衛嚴於外禮申同瑁肆覲於羣后澤被蓼蕭大  
 資於四海資生仰化整圖效祉觀民設教命市納賈  
 俗無非僻器不苦窳化行比屋有可封之民會盛塗  
 山無後至之國若薰風之復起訝絳光之再燭舉合  
 飲之文不遺於黃耆需有差之賜下及於門欄井列  
 寒泉地湧神瀆載紆乃顧易以嘉稱望祀於海增峻  
 其嚴壇允猶翁河載循於戒典金華作鎮紫氣臨關  
 覽巨靈之蹤慕五元之教和風習習膏澤和和既呈  
 瑞於豐年亦清塵於夷路宵分載止星言靡滯良田  
 膺膺有多稔之謠東帛芟芟洽烝髦之詠由分陝之



地出二嶠之間六轡如琴觀襟帶之險九旂齊軌造  
圖書之淵順陽春考王制舉周醴陳洛晏山園在望  
夙夜永懷馨欬如聞馨香以達躬脂澤感霜露歷山  
川之奇秀美聖賢之遺懿誕敷鴻藻窮三變之原高  
揭璇題紀一時之異或熙載而有作或倬彼以成章  
並鏤貞珉垂爲世範六飛回軫萬國歡迎咸發詠於  
載歸悉蒙休而安愈歸格用特觀盟之儀斯畢飲至  
舍爵醕勞之典遂行命酌衢樽均歡魚藻取需干之  
象溥洽示慈成樂只之儀維歌既醉煌煌馬穆穆馬  
總帝者之上儀盡天下之壯觀者也粵自天啓巨宋  
運鍾累洽火辰耀玉燭調七政齊六府正躬操絕瑞  
實表於鑒觀爰議升中已申於昭答至如成富有之  
業流餘羨之慶資仁育宣政本綿寓混一庶物流衍  
不愛其寶可以侔資得一以寧自茲而始狗東征西  
怨之請有暴衣露蓋之行靡憚於勤用申其報異於  
無謂而樂巡狩數出以露威靈者矣矧乃祇肅精明  
內盡於志吉蠲滌濯外盡其物罄文命致美之意放  
仲尼與祭之言不於其身抑損以寧儉若奉於祀誠

飭以期豐雖翕闔含章至靜而爲體然玄通報浼應  
變以無方臧事之辰薦鬯之夕貫天德水迥變於澄  
瀾麗漢卿雲薦騰於縟綵青素之文符合逸材之獸  
馴擾九莖挺秀合頽效祥充溢於冊書駢委於奏牘  
豈止獲乘矢集神爵而已哉若非惟德繫物至誠感  
神又安得昌遠而夤奉景靈如期而克舉大事不疾  
而速不肅而成如是者也若夫秩小大之神訓上下  
之則騰茂實揚洪輝禮莫重於登雲岱欵魏睢對越  
兩儀茂膺繁祉恢世教奉天經孝莫大於繼其志述  
其事肆予時夏休有烈光非大信有孚何以盡明察  
之義非要道溥被何以極顯揚之典洽百禮以昭其  
德陳萬舞以象其功崇一術而衆美隨陳一事而十  
倫具惠可底行祭則受福兆民允殖百祿是道徽烈  
首於百王鴻禧垂於萬葉而又穆清凝覽乾鞏勞謙  
煥發天文昭昭而諭旨寅威寶命業業以持盈有嚴  
有翼而永英聲雖休勿休而彰健德體道簡易大明  
終始固丕基于積厚延景鏢于無疆法坤元之永貞  
若韶樂之盡善者矣臣徒幸丁辰素非達禮聞經疑



與游夏何以措詞臨事講求房魏而其所不逮殊無風采密侍帝暉適觀厥成拜命之辱談天罔極游聖難名祇奉五壇幸親黃雲之覆繼揚二雅終媿清風之作辭曰巖巖岱宗明明乾健標燎上騰雲封斯建高雕岫吻厚德攸依平琮致告育穀是祈垂象蓋高含章光大以察以明地天交泰聖祖烈烈大勳斯在神宗穆穆令聞不已以妥以侑風夜恭止式嚴郊上肅奉靈文率禮明具祇薦苾芬四隩來同羣靈胥洎惟孝奉先惟聖克祀馨烈有融儀形大備神之聽之肅然格思昭其絕瑞報以鴻禧羣生咸遂百祿攸宜伊至誠兮虛標前訓豈洞酌兮專美聲詩禮無違者道盡于斯既享以誠亦輔其德允協永貞式揚聖則九壤謐寧百昌滋殖教化恢兮丕昭聖職仁壽躋兮咸知帝力繹思粹精流謙中昃坤比無垠出坤珍兮億萬斯年保民極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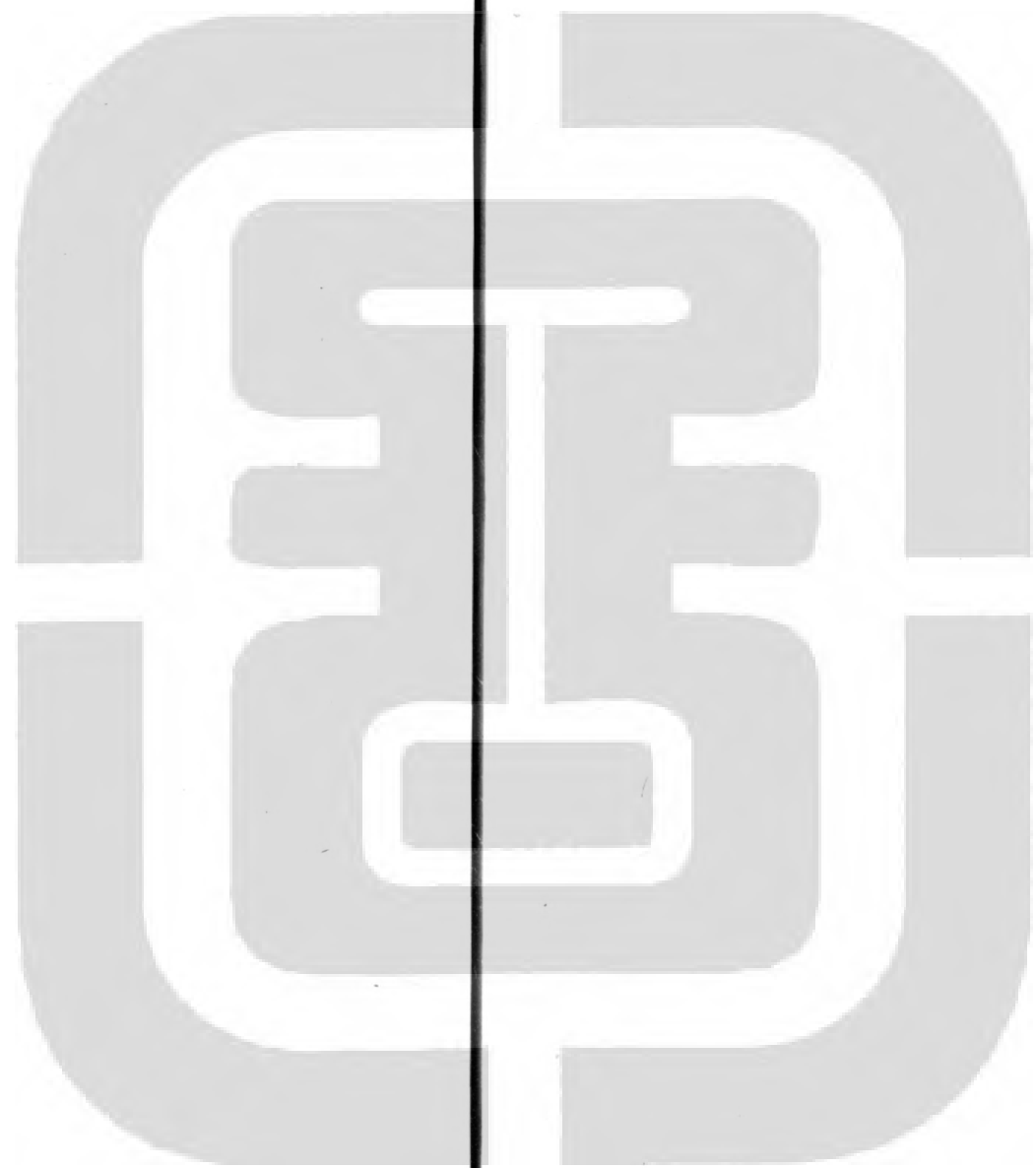
關聖像贊

國朝辛全

予祖遺關聖讀麟經圖一軸年久蝕剝命工新之將擬為贊或曰英風凜凜正氣堂堂全曰此足狀其貌延四百年之統緒振千萬禩之綱常全曰此足頌其功皎潔靈臺不染塵埃全曰此足模其心奚不曰注意麟經契素王撥亂反治之旨乎遂筆之曰秉燭達旦掛印封金義理之勇賢聖之心遊神魯史尼父知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請俎豆於數仞墻中俾吾道萬世而常新也







五  
陽  
月  
三  
日  
九  
八  
三  
一  
二  
ノ  
左



